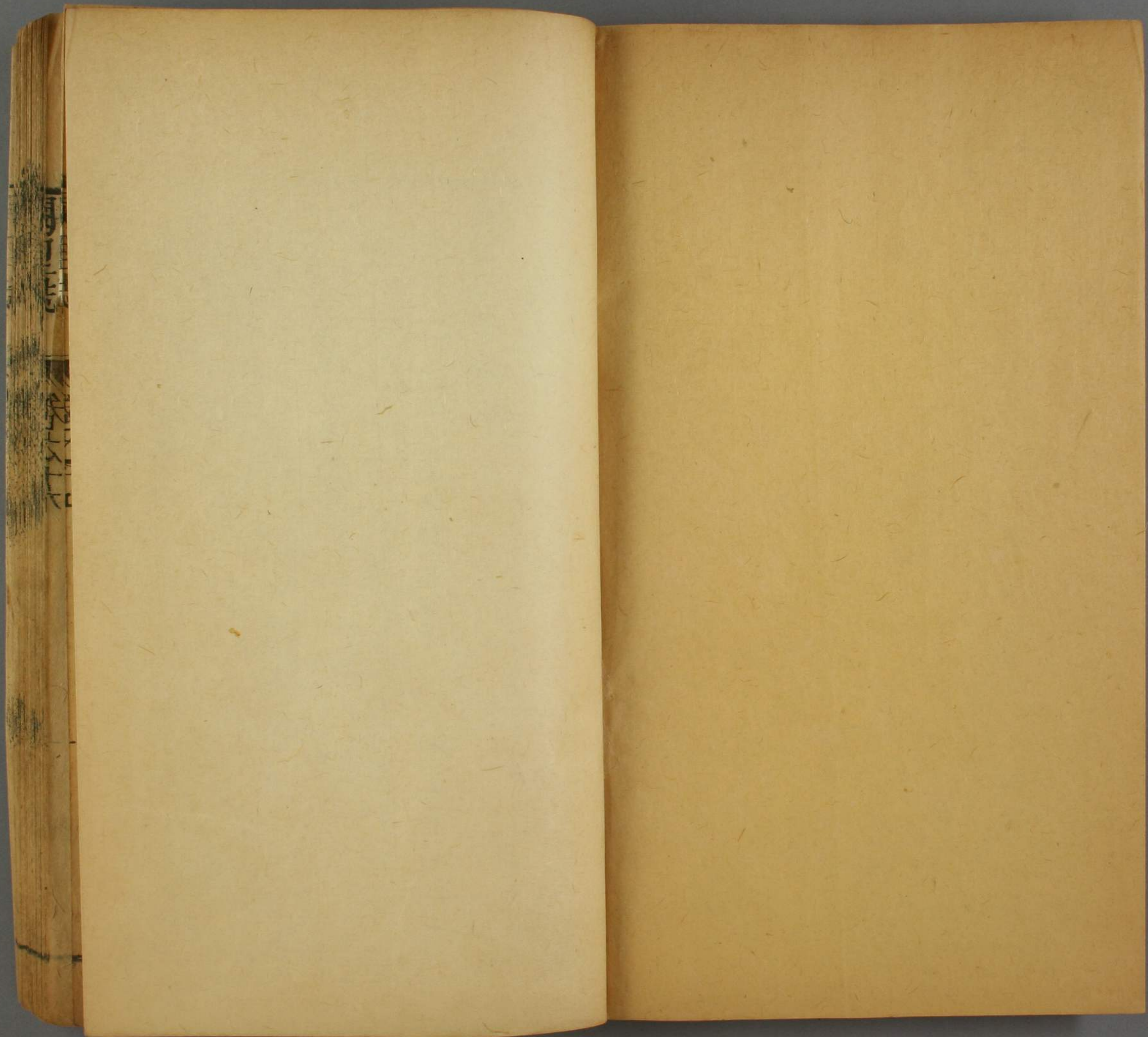




關里誌

ル 5  
1581  
70





門  
凡  
卷  
1581  
97



明

碑文

御製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彛倫使

關里志 卷之九

關氏語 卷之六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  
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  
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  
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  
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  
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  
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  
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治爲天下君武功告成

卽典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  
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  
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  
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  
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  
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尙惟孔  
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  
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  
墮敝弗稱瞻仰徃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

夏畢二宏遠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

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昇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叙有彛遵于聖模仰惟

自王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庶厥功曰予祗述

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筮祀有嚴鼓鍾煌煌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

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且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于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卽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關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脩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異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又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

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  
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  
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  
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  
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  
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  
於心乃懼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

關里志 卷之十九 五  
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關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  
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馨餘千萬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御製重建關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  
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  
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  
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  
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  
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有曰堯曰舜曰禹湯

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  
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  
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  
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  
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  
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  
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  
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  
斃之餘武功方戢卽遣人詣關里祀孔子風示



陽里記 卷之十九  
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  
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  
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  
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于火朕聞  
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  
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  
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  
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旣遣  
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  
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得贊化權二帝  
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旣洽  
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  
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  
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  
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  
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  
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御製堯國復聖公新廟碑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爲世道生民計非偶然  
也雖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  
意者則一心也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

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意蓋周公而後必有孔  
子而後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內  
外貴賤之辨者雖斯理在人心皆固有之然非  
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淺深則行  
之之效亦因之有淺深世道所以有盛衰之不  
齊也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於  
可一日而無也三千之徒孔子獨稱顏子好學  
獨告以帝王爲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舜之位  
則顏子稷契之倫也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天

也而使之得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  
開太平有以仰副天之意亦天也君子曰聖人  
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嗟乎孔子其太和元氣顏子其四  
時之春乎非春其何以見太和之發育也曲阜  
故有孔顏廟祀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旣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  
嗣統之七年爰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  
詩曰

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睿矣  
克國剛明純粹蕩蕩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勿  
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退無止大經大本一出  
于天惟聖誠明顏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期  
鳴鳥不至賢聖側微作範立教永淑來世報德  
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天  
亦時來居旣作新廟爰祀祀事彌佑皇明千萬  
億歲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巡按直隸督理長蘆鹽課兼河道驛轉轄山東  
河南開歸彰衛四處監察御史滿洲王 謹彙乾

捐俸銀二千金重修奎文閣

大清順治十三年興工至次年五月落成

關里誌卷之二十

藝文三

歌詩

古逸 孔子去魯歌

史記曰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歸已送孔子曰吾歌可夫歌云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臨河歌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胡為斯

楚聘歌

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繇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

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寘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丘陵歌

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陵崩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霑潺湲

鷦鷯歌

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子曰鷦鷯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鷦鷯兮鷦鷯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獲麟歌

孔叢子曰叔孫氏車子鈕商樵於野而窮矣乃歎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龜山操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龜山何

息薊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焉及衛還息於薊作陔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申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薊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擊操

即息陔操也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轅息陔

猗蘭操

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薊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眾草為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薊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  
壇也觀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  
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  
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一首

詩四言

元揭傒斯謁林廟詩 九章章四句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一尼  
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一維彼  
聖人教之誘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一維彼聖  
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一既誦其言  
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一既誦其言亦  
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側一六轡既同周侯  
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一其音洋洋其趨踰  
險其臨皇皇聖人允臧一商民嚮之式昭其敬  
載瞻載思罔不臻聖

明長沙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五章章六句

四章章八句五章章十句  
巖巖泰嶽新廟有作爰繼爰度惟舊規是著載  
增載拓以光于前略一新廟既構其輝孔昭如  
福斯鞶如樾斯茂若續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  
于舊一惟天降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嗣惟  
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一廟祀  
伊叙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爰牲冊祝于輔  
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一廟既新止禮  
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享厥  
屯如貞斯元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南海霍韜嘉靖癸未謁闕里越五年矣今見衍

聖先生猶懷仰昔日因侈以詩 四章一章章十

章十八句四章章十六句  
昔跡洙泗亦涉其流涉流渚渚不以濟舟豈彼

流水不以濟舟滴彼流水豈維濟舟萬里清流  
 萬古安流會海共壑區宇扶浮一昔跡涿泗亦  
 問其源其源脉脉其悠淵淵豈彼造次是可問  
 津浴彼涿水既浴我塵浴彼泗水復浴我塵塵  
 斯浴矣敢云問津飲彼涿水既洗我心飲彼泗  
 水亦洗我心我心則洗矣敢云問津一昔跡涿  
 泗亦瞻孔林維檜斯茂維栢斯森荷彼檜根今  
 幾千春荷彼栢陰今幾千春瞻彼檜矣天露為  
 之既瞻彼栢矣天露為之澤粵檜與栢寔天生  
 德澤彼檜栢萬世之陰勿剪檜栢萬世之心一  
 昔跡涿泗亦望岱宗萬仞其遙萬仞其崇耿子  
 小子南荒之棄望山斯登望流斯泝伊岱宗  
 四岳所視彼何人斯允懷岱宗彼何人斯同陔  
 岱宗瞻彼岱宗之人兮悠悠我心

彭澤陶欽臯謁廟詩

三章章八句

煌煌者宮濯濯者豆載陳載瞻聖其子觀維宮  
 煌煌維豆濯濯秉心則虔神明斯若一聖人在  
 天其天其淵降自何方望之巖然巖然來臨樂  
 此聖心尸居中堂示我德音一聖不可知神不  
 不思者人萬世之下

晉江黃克纘謁聖廟詩

一章章四十六句

謂由蓋高其巔可陟謂游蓋深其淵可測惟我  
 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為萬世師  
 為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實鮮  
 知識早歲誦法書耆耋未息如窺堂與尚阻于闕  
 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  
 廊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焉亮蒼蒼古木  
 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耳棠  
 封殖匪物之懷惟德是憶况我聖道饑渴飲食  
 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  
 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  
 莫之敢飾一以上共二十二首

詩五言古

隋劉斌謁孔子廟一首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  
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  
殘古木秋遺風暖如此聊以慰蒸求

唐李白送孔巢父還山一首

獵客張兕豕豈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貞孔侯復秀出俱  
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厨盤石斧水漱寒  
泉三子同一履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  
揮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妾裏還雲弄竹溪月  
今辰魯東門暢飲虞君別雪難滑去馬藍徑迷  
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宋趙鼎手植檜一首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悅得  
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翠鳥鸞翔勞躬師禹稷蔓  
草薙韓莊偃蹇明堂幹蕭蕭森林岱嶽陽關賦漢武  
相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壑松栝神靈護戰傷  
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都官員外吳秘謁孔林一首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  
野色草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侔人之文五  
經為藝極五經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  
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闕闕天地  
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  
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臍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  
墳側

四十六代孫舜亮手植檜一首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存  
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  
盤禮義卿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  
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  
群居席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  
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歎泮林小遠笑嶧



桐黃屹若繁天柱木林如出日桑風中離虎嘯雲  
際老龍驟直欲驚魘魅端凝待待鳳凰鱗差關翠  
甲幹錯羽林捨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  
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嬖人謾愛棠  
松甲虛視爵花賤柱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  
寵章

元學士張起巖謁孔林 一首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崗重肅屹  
玄宅交柯直矗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齋  
聽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密茂不容隙巢居絕禽  
鳥鬱茁無寸棘苔蘚帶堅直草露濕寒碧肅躬  
款崇顯屏屏氣前蹤踏高陵公遂瞻仰素願慙平昔  
聖喬偕守長聯翩來接跡羅列儀雍容與拜助  
登陟慨然渺深思辭容死如覲徘徊凝瞻久景  
慕遂嘆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  
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葉蕃衍挺珪璧而  
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欽歸重時躋躋歷覽撫碑刻  
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飾風厲示多方鐘銘有  
寄石

山東廉訪王惲謁關里 一首

庭訓隨灑法師授悖嚴戒嗟子不惑年行已僻  
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為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  
展關里拜遙遙魯甸餘波水走瀾瀾憑軼望雲  
林鬱鬱佳氣鬱齋莊趨兩盃會獻成孤嘯歸然  
三聖對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構酒樓  
披雲視天日太極開一書復茲書誰能言詩詩聖  
為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  
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為述作萬古賴聆聆狗錫  
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珮當特  
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  
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穉穉愚者甘下達誕者樂  
語恠韞藏寶康瓠幹棄清廟魚鼎明倫得不混而  
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  
言默契心有會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芥帶循循  
善誘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  
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怵一奢去無復荒陵餘  
石籬煌煌天乙孫膚敏半冠蓋德傳慶自修道  
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

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齋開警效恍如  
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聽肉味忘一嘜  
謀歸寫遺音風雅變鄙鄙一簞老東家吾知其  
樂大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兗州知州汪澤民謁林廟一首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  
闕里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當座儼龍躡參  
前疑鳳時羞蠲拜陵下慨嘆曷能已六籍苟磨  
滅九法孰條理宜哉百王師萬國恒通祀紹茲  
禮義邦神化素漸被分符誠愚朽鉛刀思礪砥  
上答罔極恩下不愧為士

東平蔡文淵謁聖廟一首

翼翼素王宮棟宇明朝曦誠心一瓣香拜奠謹  
如儀上願國祚昌文教振一時下願民安業風  
俗變純熙吾道亘天地綱紀斯民彛血食徧海  
宇巍巍帝者師鯁生無肖似瞻企遂所期從容  
舞雩風歸詠樂無涯

濟寧府知府王德修謁聖林一首

東魯稱文獻尼防毓聖賢道開周宇宙神照魯  
山川翠合知林墓翬飛議廟隳殿庭千百載風  
雨幾經年為牧于茲久脩車愧不先德如宣父  
在布及子孫綿昭代猶加尚明庭已降錢榷楠  
會山積棟宇見星連禮樂從斯盛蘋蘩且政虔  
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平

翰林周伯琦謁聖廟一首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  
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輅發上都內廷香統案光  
祿酒浮壺持節慙專對于原慎載驅秋陽晞稼  
穡書路走槐榆歷歷由濟汶行行望泗洙岱宗  
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采惟餘五父衢  
祠嚴采日逼林近絕晨趨廢堞依修阜危臺記  
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閣反宇周阿峻迴  
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響金鋪庭迴檜于  
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甬霽釋魚舊章數闕戶  
陳籩豆登歌應瑟琴尊居玄聖儼侑食列賢俱

與頌鏗珩 珮周旋顧履約 祿將宸意達 祝告下  
誠孚明燎 輝雲陛 祥熏集寶爐 共觀周典禮 寧  
數漢規模 似續于今盛 欽崇自古無 繞垣隆象  
魏穹石時 龜趺萬卷牙 籤秩雙亭翠 竹扶山川  
光拱揖泉 井澤沾儒推 本尊師道 題名述廟謨  
竹看羨東 帛豈復嘆 乘桴制作 先東魯朝廷 用  
太儒愚生 亦多幸 歸上孔林圖

南海黃哲謁先師廟一首

解組辭軒 郭驅車 循魯坳 前登闕里 近端仰素  
王靈俯蘭 遺芳潔 神檜鬱蔥 青時化洽 干祀奎  
光浮四溟 多儀殷廟 享斯民 傳壁經 几筵猶設  
帝容秩嚴 充庭所念 迷途者 空瞻明德 馨因蒙  
今獲吝幽 排未遑 寧靡靡 寒水至塗 塗朝露凝  
豈回馳驅 意夙夜 思儀刑

長洲徐源題手植檜一首

孔庭訖端 拜有樹 當軒 垂根槎 僅百尺 上閣  
周儀徘徊 兩瞻顧 宣尼手 親移種 自闕里 地  
以洙泗池 斯文續 東壁 葉豈秦 火吹念 此千載  
下東家 登高 楣穹 仰與 喬木 林立 如廣 陸各 禮  
掣驚電 雄文 炳重 離回 頭向 東岱 御帳 高已 畢  
珍培 賴衍 聖斤 斧非 所宜 皇天 佑吾 道綿 遠仍  
若斯 維此 亦木 爾所 歆寧 在茲 寰中 大山 壑庶  
矣萬年 枝

長沙李東陽謁尼山一首

迢迢魯城 路望望 尼山峰 坤靈在 其西 頽母在  
其東 周原 敞宏址 中有文 宣公年 深歲復 改上  
雨兼旁 風蒼黃 設俎豆 俯仰思 儀容 周旋入 寢  
殿 震棟 半已空 丹青 剥像 貌 暴露 炎埃 中 因之  
起深 痛 慙額 面發 紅 荒苔 封石 柱 隱隱 雙雕 龍  
乃知 前朝 事 規制 本穹 穹 隆興 替 豈有 時 闕里 方  
尊崇 紛紛 緇緇 黃輦 各自 傳 其宗 珠林 映貝 閣 勢  
若爭 雌雄 吾曹 衣冠 士 此涕 誰無 從 昨逢 中臺  
彥 感舊 傷遺 踪 惜哉 不共 到 獨此 心 冲冲 他時  
按部 後為 我 泗青 驄

長洲吳寬謁聖林一首

兩楹既廢，真黠矣。斯文光，鬼鬼魯。城北冠履於焉，歲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四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傍。去我有周未，藹然覲溫良。如陪游與夏，執贄同升堂。嗒嗒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 前人手植檜一會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藉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統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微纏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几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遙瞻失嶙峋。

### 李東陽次韻一首

孔庭盡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燬能見。狐根存，槎牙插高空。突兀撐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汙秦，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翻令衆芳茂。翁鬱紛紛成，屯枯荻發餘。燼往代有遺文，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聲久絕響。五月始一聞，矧茲時雨降，遠爾皆單均。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彈孟，翹首青嶙峋。

### 謝鐸次韻一首

大化靡終極，萬物恒更親。誰其天地間，亘古能獨存。嗟嗟手植檜，屹立當孔門。托根在洙泗，歷年自周秦。依然直氣在，不與萬木群。漢宰實肇祀，韞騎不敢屯。鬱攸彼何物，禍烈乃斯文。崑岡一夕變，玉石遂不分。日月動悲慘，遠近駭見聞。碩果諒不食，剝復理則均。我昔再拜之，却立爲逡巡。栽培信有天，迴幹或在人。何當與新廟，氣勢相嶙峋。

### 李傑次韻一首

孔廟甫修復規模煥然新獨憐手植檜惟餘根  
 幹存伊昔擬蒼翠特立當廟門拱把從姬周長  
 養迨嬴秦竒木世無二紋理自不群松栢列四  
 周環衛若兵屯鬱攸何肆虐寧不為斯文素王  
 遺舊蹟榮枯一朝分我嘗往祭告日睹非耳聞  
 同行二三輩感歎與我均尚冀復萌蘖旋視知  
 幾巡參天更可踈記述徵前人豈但嶧陽桐孤  
 高何嶙峋

儲罐次韻一首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猶歎千年檜乃此枯  
 株存想當蒼鬱時羽蓋曾東門坑焚幸不及白  
 兔述狂秦豈無四方樹楷杏難為群上無鸚鵡  
 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蘚跡茫昧蜩蟬文云孰  
 紀顛未岷壁書八分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  
 傷哉翰林句感嘆傳成均南枝幾時復青帝將  
 東巡豈繫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于寒姿見  
 釋爭嶙峋

昏字次韻一首

聖道炳日月萬古常一新  
 澤存移株嶧山麓垂蔭闕里門宮室不壞魯  
 燔豈遭秦孔林材寔多不與群  
 立蒼翠如雲屯閱歷數千載尚有左組文傷  
 鬱攸變烈燄從何分殿庭亦煨燼異事駭見聞  
 萬物有代謝盛衰理則均靈根定不死元氣相  
 周巡一枯復一榮天意豈在人陳亥發新廟岱  
 嶽同嶙峋

李永敷次韻一首

商榷憂不返時代日以新孔庭一古檜手澤此  
 僅存培植信得地鬱然當聖門書焚樹無恙  
 燄經狂秦出靈為訶護神物自莫群不辱螻蟻  
 穴時來鸞鳳屯昌辰忽遺燼天豈厄斯文幽明  
 謀交質此理誰當分榮瘁徵往代奇事風所聞  
 聖德極參贊要使發育均三年未萌蘖造物何  
 遂巡願言藉廣蔭終古幸吾人宮牆限遠道仰  
 止東嶙峋

安成趙璜次韻一首

廟庭幾千載燬矣仍復新大哉吾夫子天地與  
俱存不有千霄木何以表聖門况茲手親植年  
所跨先秦彼五大夫者安敢窺其群龍姿閱冬  
秀翠盖當夏屯對取乾坤象旋成左右文云胡  
困回祿烈焮起夜分顧此亦數耳榮枯風所聞  
九泉無曲處春意施必均吊災阻修道東望日  
幾巡本深末還茂天定終勝人再挺歲寒標  
鳧讓嶙峋

莆田林俊次韻一首

物理有代謝人事多故新皇王與帝霸在眼今  
誰存兩楹久夢真手植猶廟門紀年繫哀周歷  
却經暴秦九泉絕根曲松桂非其群李趙盛兩  
見鬱爾蒼雲屯萌蘖百年內左紐還舊文默運  
自元化一體氣焉分鬱攸適為虐此酷能前聞  
枝葉化灰燼禍比林木均猶餘根與榦周視還  
百巡蘇枯諒斯在脉理關天人剛貞候芽萌怒  
長相嶙峋

固安楊維聰謁林廟一首

驚風飄寒雨秋抄婁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  
荒林靈光亦已廢闕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歟  
庶何崎嶇欽往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  
茲墜緒誰復尋履易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  
數仞墻惕厲感我心

莆田林鈇謁林廟二首

荷彼宣聖林完完夏屋封蕃卉鳥擗天沃澤光  
隆隆外有聖王陵崩毀真蒿蟲惟靈浩浩賦氣  
氤氳滋青蔥群森享遐祀微材奚能窮穹廣芬郁  
彌時至游鳳龍况永謝剪拜優零雨露洪豈彼  
灌樹然甲化荆棘庸結根但迷華實茂鴻蒙  
秉節戾魯甸岱瞻尋穹蒼無眺春秋臺涕颯鳳  
凰岡登遊弗倦路奮身涿洎鄉長怨簡冊濁隆  
思循宮墻齋明俛階所賓躬日無皇全教祚世  
強永邁德愈彰經道日月流松栢摩天荒馨雲  
沕穆回昭泗澤流滂但傷瀾瀾遠竊潤怨殊行  
洪覆荷無類聖遠時靡常於微小子為藻服升  
斯堂衷懇設神教濯世祐其良享化格大順岡

野群麟鳳

天水胡績宗謁廟三首

鷄鳴起盥漱平明登宮墻對越杏墻下環珮蕭  
鏘鏘束芹湛柱醕至馨澈崇堂旅獻列臺使松  
檜錯冠裳百拜意未已瞻顧徒洋洋闕戶恍有  
見闔戶忽無將仰聖歷千祀龍去何茫茫  
巖巖泰山高混混洙泗深杏壇依古檜不見瑟  
與琴遂令千載下空懷尼父吟回點不復作雅  
頌無遺音瑟今復絕響輾轉傷人心陰陽有天  
地詩書無古今躡勉學顏子所樂何能尋一右  
杏壇  
蒼檜何鬱鬱天地培其根手植未千載高出數  
仞垣援琴息檜下枝葉時翩翩廟災檜亦火枝  
甦葉復繁顯晦豈無數榮枯應有端重來謁廟  
里攀檜夫何言但願檜復發陽和回至坤一右  
手植檜

江東陳欽謁林廟一首

逶迤山周道迢迢度雲岑聖門若天遠誰謂路  
可尋幸茲偕同氣翻聯走修林拜稽杏壇下一  
寫平生心登堂瞻展易恍接警效音循階悼靈  
檜手澤良已深低徊不能去感戀盈中襟欲頌  
難爲言翹首發謳吟

陳鎬同謁次韻一首

秦岱奠東服九州拱千岑鍾爲吾夫子壁立逾  
萬尋其高旣如天其從固如林秉彝有攸好終  
古茲同心况茲棲神地過化聞遺音明明日月  
光浩浩江海深竊此隙勺餘何能領冠襟永言  
共鞭策六籍窮披吟

林俊謁聖林一首

魯阜盡陰翳孔陵多景光乃知秦嶽下中有元  
氣蔽不容道何病世代餘衰章滄桑互變滅若  
芥居一方玉書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干  
億宿纍纍聯近喪譬言如天之樞衆星拱其旁精神

目錄 卷之三 三

感會聚嗣述俱質良整折禮讓素金絲誰家堂  
我生百代後瞻奉茲始償悲谷日已夕執役必  
逾長麟泣動宿感大雅傷詩云

張壁謁廟一首

北上過濟州望宛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憇魯  
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洒巖栢淙淙泉石清  
皚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墀檀欒蔭窓隙山空淨  
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遂且長亭殿丹以碧拾級  
轉逶迤敏社還蹶游衍成壯觀夢想自曠昔  
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蹕亭幾  
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親臨眺歷豈怡展  
拜氣方息還遠遶楷林木雨露正培植遙探洙河  
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琪璧卓哉  
賢聖林別茲禮義國世守良裔孫詩成付新刻  
徘徊恒顧瞻鑽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

江陰張衣謁聖林一首

景興東冠帶齊水清心魂透通渺遐曠仰止聖  
之門青松夾廣衢我閣門長參中有夫子域隆  
隆魯高岑嘉木產異壤駢植成崇林緬懷弟子  
意奚啻丘壘龍心事師托喬木羅賢呈球琳鳥飛  
不敢卜豹變能已深真宗一駐蹕輦路流芳陰  
古堂奮逸響騷客揚哀音異時霸王業世換名  
遂淪宮殿既已隳材木亦已薪榮華歛消歇道  
德會清真立言貴群籍垂憲數千春化工區草  
木雲霄著經綸天地自不息古今孰與倫瞻拜  
不能去嘆息於獲麟

東海蔡潮謁林廟一首

宣聖魯所生功化彌九有時哉值周末道脉天  
同父我知聖即天謾論尼山阜元氣自流行轍  
環豈云偶春秋日絕筆天係麟獲否潮也東海  
人仰止斯文後分席恨愚晚寸心懸北斗瓣香  
萬里馳蕭蕭快奔走秋陽江漢思警欬儼如受  
平生所見聞泰山真一杯含情瞻松楸踟躕幾  
回首願廬洙水側寔寐循循誘

周禮志 卷之三十一 二



安成鄒善謁聖廟一首

聖聖傳此心大成屬夫子懷德亦何深頻年趨  
闕望宮墻信巍巍數仰安足擬未窺好學門寧  
知作聖址處廷述精一周室師敬止無言律天  
運不舍法逝水賜也雖云辨天縱測其深惟茲  
歸歸訣濯暴得真髓泰嶽仍齊雲泗流還徹底  
悠悠二千年誰為振遺軌濂洛源同濟會稽聿  
並峙識仁與致知言殊趨一爾嗟予承嚴訓弱  
齡探至理四十尚無聞修途浩靡靡感來作與  
并脂策敢云弛銘心在默識永肩盡餘齒

江東馬從謙謁聖廟一首

遠阜驅塵轂孔門紀勝遊岱雲封劔履海日掛  
松楸吾道歸東魯天心愛晚周杏殘猶帶雨樹  
老却成虬忽聽玄英起遙凌紫翠浮炎埃坐消  
歇風落萬山秋  
上虞朱衮謁聖廟一首

垂翻習文字已知仰夫子顧年三十餘於此  
闕望百拜翰風誠精靈不俱死新杏園舊壙  
壁沒遺址尚留手植檜孤撐異文理分明斯道  
源活活洙泗水尼山一卷多毓秀誰與比秦岱  
寔主張人文肇於此天不開日月萬古長夜裏  
衮冕不為崇龍宮不為侈世教垂無窮朝食  
有已徘徊瞻顧間陟躅二千紀何幸逢大觀光  
風襲人美讀書不來茲那得破疑似還須登奎  
文一覽刪書矣

嶺南湛若水謁聖廟一首

悠悠宇宙內斯人獨長勤誰立萬古心所賴大  
聖人六籍開知見耳目長得新元氣豈岳降此  
地傳紱麟佳氣遠張藹况乃親炙存杏壇沛時  
雨高第集如雲當時侍講席所志皆求仁仁也  
人心耳五十愧無聞稽首真心曲誘衷希聖神

邵經濟謁聖廟一首

陽明先生志  
卷之二十一  
十四

王風久不競斯文在宮墻麟出一復遊鳳鳴徒  
鏘鏘鑄額其庶幾由也亦升堂相將被章縫豈  
虞玄袞裳道德日臨臨汪海時汪洋百王殫尊  
稱至聖肆所將曰匪尼山靈天地終迷茫

江右尹基謁廟一首

肅穆祇玄觀齋滌陳素虔觀高軫峻極測深窮  
淵泉大哉聖神德萬類均陶甄洪纖既并冒今  
古疇戾愆恭惟生人理有開象帝先闢天示性  
隔重藉聖功宣瞻昔夫子作日丁時數遭五三  
道方墜系若綴旒懸六藝微言寢百氏競逐喧  
皇極既棟什儒構因棟顛豈無文武澤溼竭誰  
浚沿黎黔嬰禍穿戰爭同跼蹙閔姬且邦經  
制存空編夫子生其壤舉趾憂陟寨仕魯身既  
黜思周道豈旋遺聞感述作簡袞何浩繁刪修  
輔人紀大法炳曠州魯史二三策褒誅在一言  
我生千世後眇默窺嘉穿洪瀾洒勺潤洞挹難  
置消幸以軼輪稅獲睹廟貌嚴金絲難暫望美  
墻宛觀瞻教鐸揚誰嗣庭除宵孤壇載觀左紐  
檢攬淚交滂潑未一願洙泗流億祀亘閭壘緬邈

企陟降營魄迴穹極

吉州張程謁聖廟一首

捧綺趨東郡振衣仰大成乾坤開棟宇日月與  
輝嶸嶸殿丹青闕戟門粉黛呈英賢紛俎豆嗣  
續累簪纓泰嶽雲長護洙源澤愈泓靈分吳帝  
勝雄峙魯公城祀遍皇輿重規先闕里宏豐碑  
盈戶牖遺像見墻美酷虐悲秦火褒崇展漢牲  
玉音含雨露螭首覆瑤瓊奎閣光隣斗金堂夜  
啓聲山頽文未喪麟死道常明槍榦蒼虬色杏  
壇春雨鳴舞庭于羽奕入里絃歌鏗鳳德芳愈  
久龍飛運屢更右文隆  
聖典真藻慰平生陟降冠裳集鐫題漢魏精徘徊  
延夕景登覽勝蓬瀛美矣天難企惕然內自驚  
願言敦至德濡素水為盟

閩中蔡經謁聖廟一首

太極隱混沌陰陽關元始徑徑復藜藜疇焉振  
人紀緬惟義黃間此道平如砥精一紹迺傳周

文率其軌陵夷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天縱吾夫子以繼百王下以開千祀垂教在憲章翊世遵倫理日月並貞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幸茲趨闕里穆穆瞻聖儀肅肅薦藪正斯文予何人勗哉爾多士

崑山顧夢圭謁聖廟一首

尼丘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澗文在無淪歎慶雲翊崇宮芳蓀羅故宅絃誦誰則聞呀嗟問遺迹象賢修禮物明禋報豐德雖隕郊西麟永耀壇前植

六十三代孫貞棟陪鄭明府材葛郎中曦謁祖廟一首

安肅與平昌聖門兩弟子生髮讀孔書結髮事明主行役在泰山連鏡趨闕里入郭謁宮墻出郭拜陵趾自幸千載下展敬遂仰止遲迴廬墓堂懷賢曷能已登閣望尼防指點煙霞裏道脉

信如斯泠泠洙泗水別去兩無言勉各自矢

莆田陳經邦謁林廟二首

斯文天未墜夫子起追尋異質標河嶽鴻裁照古今千年玉祀報六籍聖恩深遙入麟蹤里還趨馬鬣林藏書留故址曳杖想遺音魯士猶觀禮門人昔治任繪存周季色松結漢時陰峻閣奎文在孤亭御蹕臨鈞衣寧有草萊樹獨無禽道脉過洙水宮墻並泰岑緬懷大種邈永歎哲人沉莫惟低回久彌縣仰止心一蕭條魯城問見此馬鬣封洙水抱寒原楷樹猶蒙茸往代邇鑿輿盍薦蒿萊中知德良有俟吾道詎云窮落景眺雙闕心喪迺悲風賢哉端木氏築室有遺踪

錫山龔勉恭謁闕里一首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墻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

玉聲鏘鏘手檜提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  
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  
益努力尚趁秉燭光

### 江夏郭正域謁聖廟恭紀二首

太極判鴻濛中天產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龜  
魯國石龍蟠兩楹階接前闕古檜出雲根生  
前親手植鱗儼帝居丹壁繪兩翼人間帝者  
師世更幾萬億上殿瞻周冕猶見中申色壇上  
杏花紅林前洙水黑元氣何龍葱百里無荆棘  
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世若無六經長夜  
難測云胡倡披子淫辭莽相蝕不識造化心欲  
毀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稽首望天  
階思以酬罔極一以上共五十首

### 詩五言律

### 唐玄宗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一首

履長在斯一以上共二十六首

### 詩七言古

### 元趙孟頫題擊蛇笏一首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錘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  
聽妖邪亂民志卽今愧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  
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床

### 明程敏政尼山高一首贈孔公伯

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  
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韋布  
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在昔于今六十  
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方吹地才一月先生笑  
坐開芳辰戲絲兒孫竹遶身携壺陸續來親賓  
崧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婚新詩在眼  
酒入唇先生陶然岬烏巾家山蒼木色不改百  
歲願作無懷民

李東陽贈張主事潛奉使闕里取衍聖公及三

氏子孫赴京觀幸學禮一首

漢家天子臨雍日孔氏雲孫應時出關西俊士東  
曹郎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關新霽  
山川豁蒙密經心道遠遙迤迤翹首巖巖高  
嶽百年盛典開寰宇萬古遺經重剛述極知禮  
樂超唐宋冕冕十二蔬庭八俗平生仰止在宮墻  
真見升堂還入室杏壇絃誦想三千童冠舞雩  
思六七顏祠孟廟皆吾黨近者數弓遙天驛會  
陪圭組道尊袿袿歸向虞廷拜天秋

喬宇謁尼山一首

魯城東去多峰巒巒川原繞繞繞蟠尼山坤靈古洞  
懸高刻危磴隱隱松蘿禁守宜聖宮墻久傾圮雙  
龍石柱荆榛間我來駿奔獲瞻拜左右階配羅  
衣冠傳聞往代事請禱無生春質昭入寰宇嗟  
此事亦茫昧聖作自與告一化關唐虞世遠周  
降溥朴既散無全完斯亦在茲吾道幸氣數否  
長掖隱隱護玄外萬世宗師兩世依沐浴瀛  
分處合尼防應識顯還微遺瓢敢謂回先死  
築至今賜未歸拜罷沉吟華表下林棲石梯  
樞衣

吉水後學弟子李子日宣頌首紀

恭謁先師廟一首

瞻拜洋洋肅大觀天開闕里護龍蟠六經如畫  
千秋澤兩離長明萬古看秩祀用王崇俎豆簪  
纓行聖蓋衣冠賢於克舜尊聞久茲喜省方到  
杏壇

明崇禎壬午秋七月

賜進士巡按山東兼理監軍督餉監察御史晉夔

澤小子陳昌言題

恭謁先師林一首

萬古包藏元和中高明傳厚地天同源流洙水  
本無息秀鍾元山旺不窮植木森然麟鳳藪崇  
聖宮 爾玉金封乃幾年瞻望馳懷想今日登堂識

明崇禎壬午秋七月

賜進士巡按山志不無理監軍督餉監察御史晉漢

澤小子陳昌言題

關里誌卷之二十一

辭賦

宋鮮于侁告孔子廟辭曲阜今遺墟先師今闕

爰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  
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  
不明兮乃商賜之為疑羞紛紛其妄作兮悖道  
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橫而  
協于道後世苟輕肆于胸臆兮必遽貽于詬病  
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履厚地而  
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拾宜萬齡之廟貌兮春  
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為冠兮結忠信而為  
佩集道德以為裳兮服文章而為帶列籩豆為  
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王醴以為酒兮錯  
瓊瑤而為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  
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歎

明李傑弔聖檜辭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關

我為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悅且曰廟貌修復

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

子考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

唐復榮于宋元初紫陽揚與東遊記中云金貞

祐兵火焚擱無復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

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

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于

故處教授張頴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

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以也夫為辭以吊之

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今廟門之

前右枝符坤兮左餘象乾膚文憶起兮一如斜

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

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聖根蟠厚土兮下入九

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

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

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

今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

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蘖勃乎其奮

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

喬宇孔林辭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

命禱雨于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斤聖林感

而賦此一鬱鬱喬林上蔽空兮環抱數里靈秀

叢今於惟先聖巋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

兮蔭庇後人澤無窮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一以上辭三首

魏劉禎魯都賦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

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瞻睨

峽北紫金揚輝於鴻嶕水精潛先乎雲穴岱宗

邈其層秀于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槐青松文

莖蕙棠洪餘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陔

彌阪域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攸

食水產眾夥各有彛綸類首莘尾豐顛重斷戴

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緩宗

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掃驪

日之珍斧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列整飾容華

及其素秋三七天漢指隅民胥被稷國于水游  
 緹帷爾津丹帳覆淵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  
 巖巖朱扉含光路殿歸其隆崇文陛獻其高驥  
 聽迅雷於長徐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周苑沼駢  
 田接連澤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岍華王依  
 津判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詩落  
 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殞殪羽族臧剝填崎塞  
 賦不可勝錄

**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益宮於孔氏

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冷始奏異洞庭  
 之載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  
 裡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  
 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感鑑鏘始傳式感王  
 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摠衣若化乎三  
 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春  
 容而無闕惟竹也像吹嘘而未歇惜惜擊石如  
 荷貴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儒悲之來謁所以表  
 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選想乎反魯之年  
 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繞庭除惟恍惟

總賦如釋如心方厥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  
 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  
 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  
 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鳴韻調  
 乎宮羽絲管不形籟篋無覩固可掩歌鐘於二  
 四配莖英於三五及夫鐸爾樂闕油然思深觀  
 輿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  
 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皇家始崇儒禮莫先  
 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  
 播乎樂府之盛

**王嵩蔓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觀觀器

人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今幾年世歷近  
 王近霸年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  
 於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  
 得茲而不捐洵乎俗遠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  
 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澈下幕幕以色固介  
 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  
 樂之仍缺嘆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啟以褒貶垂  
 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



事存乎  
用陶甄  
如石馬  
露中含  
邁變炎  
垂先哲  
聲

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錮模暹首雕節為  
斯為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  
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  
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柳  
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舍毫而頌

蔣凝壤宅得書賦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

卜數仍為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  
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後  
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庭方取地以崇居摧折  
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  
跡於中瓦隳而昨階缺裂塵飛而壞堵空濛鯉  
也必趨之庭將為輦路仲繇未入之室欲創離  
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  
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坊場  
殿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兮棄諸  
簡焉信遺宅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樓臺

疑思潛聽追跡轍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  
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  
相推於焉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  
樂則往蹟全隳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  
聖人大道常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闢  
闕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  
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明長沙李東陽奎文閣賦  
偉新廟兮既宮突高

山之東極灑滌兮爭龍從納沆瀣兮超鴻濛表  
日觀兮來天風忽秋兮今始蕭見奎星兮正中  
初徙倚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  
茲閣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煨燼紛  
瓦礫兮浮溢及輪與兮鼎成藹冠裳兮咸萃覽  
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  
婷彼齊雲兮落星懷望兮一慨營或籌邊兮見京

夫豈若觀美墻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蟬蚪  
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  
兮訶護存奇文兮籀史脫虐議兮秦坑藉神鬼  
兮溪藤汗牛充棟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  
名幽并兮不淺金書兮王節幸吾生兮未晚遡秋  
霄兮愈泱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  
風兮漸遠閣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曉遺  
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噓靈有不滿曉遺  
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后土兮土高曼軼倒  
景兮離塵紛博典册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  
聞豈徒析蠹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雨粟  
兮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  
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周鞞聽環橋兮成均殆  
將與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  
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長沙李兆先述舊賦 歲已未天降厄於斯文於  
是宣聖廟災燼蕪所及有

聖天子方步踵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虞之  
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同也若  
但以士偶木刻視宣聖是亦未矣雖然服聖教  
者寧能恣然乎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以  
述蓄名之一其詞曰粵自遠古之世兮兩儀混  
其鴻荒納元氣於橐籥兮杳莫究其行藏天軸  
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乃構元精  
之秘兮鍾至質於三皇及大塊之始闢兮群聖  
立乎人極世漸啟而禮樂作兮羗縷紛而黜析  
至姬周而大備兮麗繁星於白日用指迷以道  
育兮名物煥其可識方尋釋之可守兮既又燬  
於秦熄后皇慘其紛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  
聖於遺周兮恍群醉而獨醒突若起而繼絕兮  
闢大道於周行眷彼青衿之學士兮方攀轅以  
遐征望前期兮聖之滅迹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後  
聖之深期兮溷莫知其來之所從如窮谷之春

關里志 卷之二 五

今如晦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木以為衡如洪  
濤之滔天兮尺箠驅之於東悲道摧之既作  
兮哲人云萎昭治法于群經兮不傾以頽歷帝  
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沒世而道  
自存兮燭汗暗以停晷茲逢  
皇明之繼統兮乃上矚乎奎光新遺金之華構兮  
竭意匠於宮墻方傑製以雄瞻兮庶有所跂企  
而不忘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蓋亦求之止息  
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妄肆其荼毒豈彼  
蒼之罔聞兮抑指願而降酷過銀潢而不注兮  
豈灌沃之可撲肆衝突以上征兮爍紅雲而旁  
燭驅長風以扇熯兮蕩千金于倏忽悲棲神之  
肖像兮嗟復質于陶瓦絕神鬼之攜訶兮欲肆  
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廈或  
末學之多淫兮抑私淑者之味寡將遐舉以超  
往兮渺何如其為心遊旁求之未得兮何鑽仰  
之可尋哭兩公于三日兮清涕黯其盈襟擗冠  
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修檜之亭  
碧兮寶手澤之所存何虐醜之熏蒸兮與王石  
而供焚歷魏晉之枯荻兮曾幾幾而復新茲命

邑人李王子貢廬墓堂賦

興之百堵堅厚墉於四周羅上腴之北門見皆  
翦鬱茂密古木千章枝侵遠漢葉蔽驕陽野容  
今索寞風色兮蕭森周旅訝看於文園楚客疑  
逢於鄧林門向鳧暉兮旁達啟隧善飛金碧兮  
上竦于霄駐蹕立真宗之古碣隔溪渡洙水之  
方橋列纍纍之古塚兮憶九原於晉疆走狂狂

之鹿豕兮儼東洛之北邙  
後天涯遊子始一而得詳厥自周未文宣聖  
父馬鬣荒阡傳從振古鳥鵲未覩其構巢荆棘  
不萌於宿莽前距化臺步武而西有菴一區僅  
可依棲是為端木之考槃而鳥道縈紆猶存於  
故蹊想夫麟角解絃泰嶽云頽三千抱劬七十  
銜哀博約息善誘之誨狂簡失中正之裁罔不  
心喪守制叩地號天如無怙恃涕泗潛然梅梅  
蕭蕭鷄斯徒踞蹇三歲之既單整橐囊而懷卷  
偉穎悟之後賢賜車輪而萬轉慨時序之雖深  
覺網繆之尚淺別失聲於遠朋返櫂槽之故墀  
爰因樹以爲屋力草茅於鋤剪泗之波兮夜潺  
湲弟子之淚兮法盈眶而遊泉木之風兮秋撼  
撼弟子之寐兮實有標而寤擗翁仲與居兮孤  
狸與遊采蘋擷藻兮春馬復秋覽海旭之載升  
兮而曰江漢秋陽一翹首其如在撫墓槽之叢  
灌兮而曰哲人溘木胡造物之能壞吾藜羹之  
得糝兮猶幸陳菽示桑落之未窮吾佳城之一眺  
今喜申申天賦然於崑崙之俯而傾耳兮如聞  
真於茲師之魂兮去此何之

其於歎仰而注日兮如待其光儀月靡日而  
深于慕日靡時而不趨于思顯免一隨其過  
金鴉不其流離瑣尾孤苦伶仃形慰其影影非  
壇負土者闢之而報本慰雷者傲之而效誠高  
誼薄雲天百世以來齒冷夫陳荆之信仲誠高  
聯夜月千載而下僅獲夫靈武之侯程方其竭  
五內之赤忱凜三誓於再浹並青松與幽篁不  
改柯而易葉夫然後割恩以義梓里言旌徑統  
荒而委之於風掃瀟不墜而付之於蛛懸伊  
兮出潛自得螢火今高下空然是室也與安持  
可容膝稀疎不遇數椽方之周廼數里雖若  
讓夫靈光之巨麗至若流芳萬禩斯文羞擬諸  
獨存之歸然吁嗟乎夫子之聖固百世以前知  
胡爲乎顛倒衣裳但預料夫後世之男子而視  
予猶父會畧不及復有身後之賴淵

**安邑李恪檜樹辭**  
乾象兮左幹合坤德兮右枝  
困而盤龍龜豈山靈之孕毓兮抑僊源之

困而盤龍龜豈山靈之孕毓兮抑僊源之

夫何以修榮修枯今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為  
惟聖人之手澤今歷萬劫而不衰

夫何以修榮修枯今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為  
惟聖人之手澤今歷萬劫而不衰  
夫何以修榮修枯今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為  
惟聖人之手澤今歷萬劫而不衰  
夫何以修榮修枯今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為  
惟聖人之手澤今歷萬劫而不衰

銘辭

唐韋表微麟臺碑銘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  
道明然後瑞應至靈

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  
岐洎周德陵遲道靡所屬繇是仲尼以無位之  
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華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  
室無王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則公之  
封用四代之禮樂淳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  
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  
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庶生民權  
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  
也迺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摯五  
常之龜鑑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遺而復明  
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  
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  
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  
仁義為舟航權褒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渡濟天  
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

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  
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製興我王  
澤需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道不彰麟不死則  
真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  
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  
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  
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  
賤夫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  
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  
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  
曰有以告者曰有磨而一魚者何孔子曰孰為  
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故故示人以疑  
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二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  
平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塚且曰後之人  
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偶得麟山而  
非時徘徊周道迺作銘曰一二儀既闕三象乃  
垂聖道埋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呼  
嗟麟兮孰為來哉或謂雖不緘孔豈謂聖詩書載  
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嗟麟兮克  
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道尊苟或垂身窮道

存於昭豐邑相連孔門  
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  
既崎嶇闕里吁嗟麟兮  
亂則磨出非其時麋鹿  
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宋王禹偁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

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  
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  
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  
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  
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  
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臯夔稷契  
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  
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煇飛聖言  
灰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  
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  
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臯之述九德夔之諧  
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

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  
 食之人有赤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  
 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  
 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  
 呼金有籥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  
 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  
 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天恐壞  
 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  
 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一銘曰據山高  
 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  
 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  
 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  
 之義振金石而復明秦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  
 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爲燼秦  
 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  
 斯文兮用之不息

石介撰道輔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于於  
 其間爲凡暴爲殘賊聽

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  
 異類出於其未爲妖恠信其異端如人蔽獲之  
 而莫露也符其年寧州天慶觀真武像下  
 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  
 爲龍舉州之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  
 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  
 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  
 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無異焉郡刺  
 史洎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  
 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歲其妖惑易曰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  
 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  
 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  
 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亦在齊爲大史  
 簡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爲張綱輪在唐爲韓  
 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  
 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  
 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  
 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從潮患  
 息朱泚傷唐朝振恠蛇死妖氣散意天地鍾純

剛至丘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陞  
 之下有周上敷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  
 廟堂之上蔽賢蒙惡違法亂緒者公以此笏  
 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  
 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不仁者去廟堂  
 之上無邪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  
 止任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  
 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  
 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  
 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  
 公能破妖淫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  
 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  
 光

**金高德喬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  
 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錄此受  
 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頴聖檜銘**

茲檜之榦高參于天茲檜之根  
 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

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芬而遠色殷而堅誰謂  
 崑崗良玉以痕誰謂斧折美茹以連嘉種載  
 有芽其卷茁乎覺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  
 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慈慈莘莘  
 聖道以續聖澤以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  
 以始于億萬年

**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  
 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  
 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  
 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  
 彼夷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  
 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  
 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  
 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堂固  
 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各不可朽  
 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一

**宋羅壁孔子師老聃辯**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  
 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



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  
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  
聃可馬遷史記老子傳後增許多老子訓誨孔  
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  
繇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  
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  
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  
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  
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  
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  
不知老子之教至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  
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  
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  
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  
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  
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晉  
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勸其徒容異是  
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  
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  
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夫周公彼其

最的論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  
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  
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  
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  
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  
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皮書所成者聃所  
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魯論  
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其  
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  
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  
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鉞  
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闢尹老聃以至莊  
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  
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  
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洪邁有若辯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再商瞿  
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  
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  
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  
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  
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魯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  
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  
之言爲第二章在魯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  
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魯子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存  
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言似夫子也則其  
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  
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  
略等此又可笑也

元羅泌窮桑辯

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啟事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

有義和是王川川出以爲海明蓋指窮桑  
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漢孔圖云微在  
游於太家之陂愛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窮桑而  
于實所記微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各孔實魯北  
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  
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旣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矣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  
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  
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  
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  
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  
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  
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  
尤守于小顛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  
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顛者少昊之一日雲陽氏  
焉或陽故咸陽日雲陽而少昊一日雲陽氏雲  
陽縣今隸耀州甘泉宮卽武帝之太時顛項繼  
少昊也故世紀顛項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  
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  
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

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  
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  
昊在酉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  
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墟乎郡國志云少昊  
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明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辯或有問於濂者曰孔

子之生傳記所載歲

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

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

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

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

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

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

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

穀梁異杜預注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

年生司馬貞注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

年之明年也孔若古注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

胡舜陟注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

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

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

謂周家改月十月二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

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

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

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

子則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

月則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

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

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

於月則以節書總而論之日可以表見也司馬

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

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

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

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

世代去孔子時又為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

則無徵乎爾即而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  
 公羊氏穀梁氏為前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  
 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  
 十月巳酉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  
 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巳酉為巳卯  
 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  
 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于考據宋之大儒  
 博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  
 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  
 適陳匡人以為楊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  
 者為甯武臣于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  
 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巳與孫良  
 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巳耄矣復歷定  
 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  
 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  
 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  
 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  
 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  
 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  
 相矛盾若此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

孔子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其  
 者若安而况于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  
 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  
 未嘗改也殷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  
 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  
 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  
 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  
 足改也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  
 歲矣曰焉去疾謂十月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  
 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  
 古人休祥當氣會之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  
 成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  
 舍之勿以行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聞命  
 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  
 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  
 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  
 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  
 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丑亦相近故誤書也  
 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

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巳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實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祖徠之秘以爲燂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吳沉孔子封王辯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矣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大夫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

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時而其教實垂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

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憾也。懼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頌

春秋魯人孔子誦二章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誦之曰麋裘

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麋裘投之無邾及三月政化大成又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漢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

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曹植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

遘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

禮樂崩阻奸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

幽而彌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

明

聖駕幸辟雍頌孔公恂撰

天開

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彌昌

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

國家俾熾而昌全以所統付之我

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夷

西戎南荒北漠曾不踰年式歌且樂

皇不以庸承以謙冲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

教事此臨雍乃命太常毛焘牛羊錮羹太載有

茲其芳乃命信人法駕以陳王輅龍孫繹繹循

循龍旂陽陽和鸞雍雍我

皇戾止願邛斯容王帛煌煌鼓鐘鏘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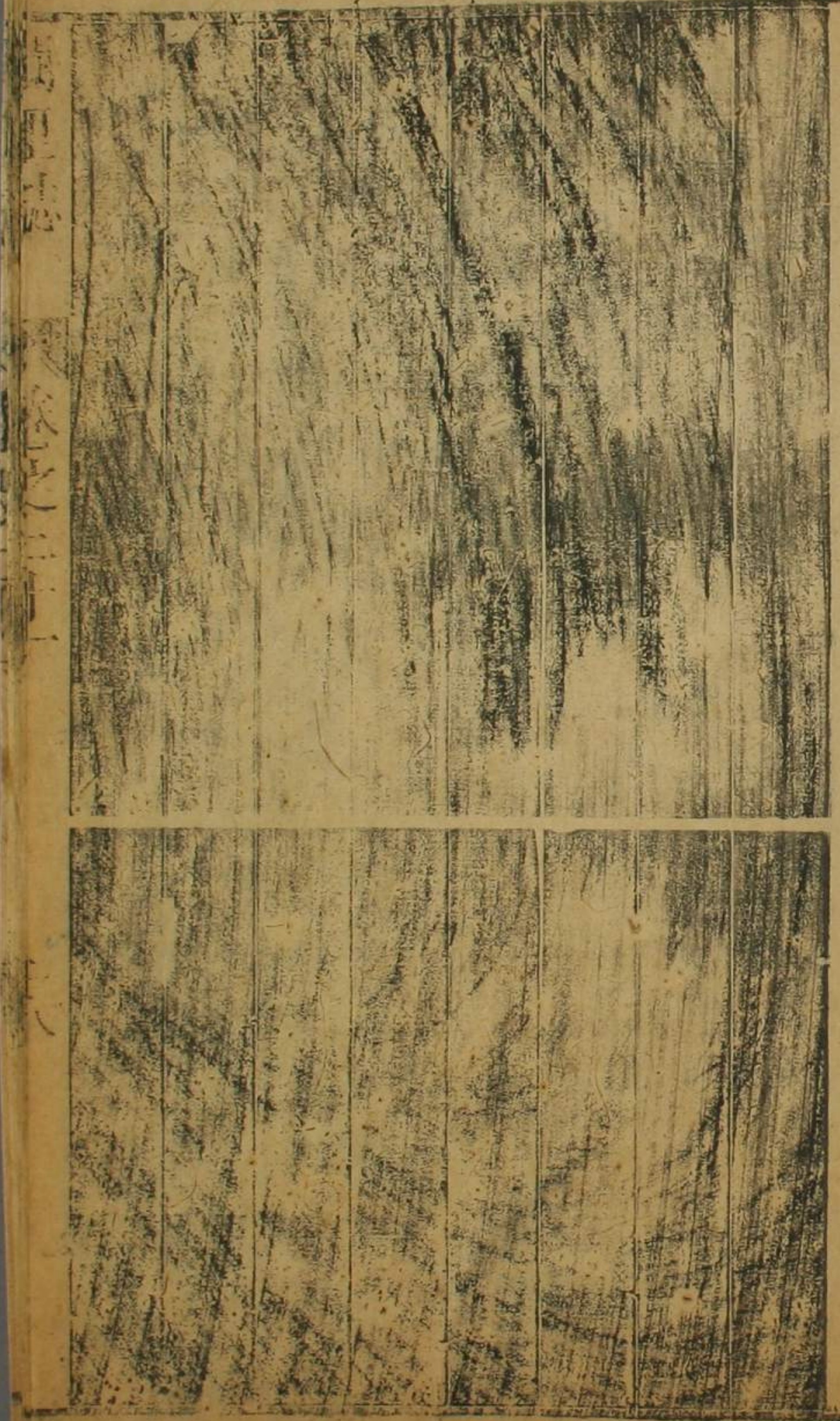
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

皇於穆載宣經理猗歟休哉地闢天開神人歡悅

前古莫偕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

辟雍辟水洋洋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浚世不忘

皇明如日方升我  
皇休寧百千萬齡



雜體

晉阮籍孔子誅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  
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

化於太初

梁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疑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

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道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斷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慶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唐李翱仲尼不歷聘**解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  
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  
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  
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  
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  
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苛為  
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士矣自宋之鄭  
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  
不為上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  
廢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  
聘哉

**宋歐陽修代曾參答同列書**參白諸足下聞吾

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  
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為諸足  
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  
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  
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夫  
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

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  
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  
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  
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於前聖之所未作者俾  
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  
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  
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  
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  
子之道江漢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  
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挈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  
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  
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  
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不察於是也夫天  
則有一焉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  
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  
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  
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  
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

是時有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  
 吾友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道義孰與子淵  
 死使子淵尚足下以有子淵稱而嘆之孰與子淵  
 下之不信也足下以有子淵稱而嘆之孰與子淵  
 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淵稱而嘆之孰與子淵  
 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就與子淵夫淵稱而嘆之孰與子淵  
 鄰夫容之性孰與子淵夫淵稱而嘆之孰與子淵  
 以其容之似而欲非獨有子也陽虎之位不亦  
 難乎其容之似而欲非獨有子也陽虎之位不亦  
 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  
 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  
 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  
 夫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儻其稱而悖  
 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巳矣且  
 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  
 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  
 夫子之心書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  
 之法樂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  
 春秋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  
 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

王廉孔子墮三都論

昭公伐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

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  
 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  
 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惟見用於定公充  
 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  
 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  
 家之聽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  
 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  
 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繇此而信之也既

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三都為孔子之必不然矣羞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且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遠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為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之則三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成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為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挾公則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華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李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免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石介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躡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天下天下人皆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

子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天下天下人皆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

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  
 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  
 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  
 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  
 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  
 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鍾唐矣  
 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  
 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  
 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焉司寇則七日而誅少  
 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  
 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  
 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  
 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好臣敢在位天下蠹賊  
 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  
 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  
 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  
 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  
 丞其長也故中丞亞大夫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

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  
 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用有依違順旨蔽上罔  
 下貧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  
 有嶠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  
 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  
 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  
 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  
 明制度紀賞罰有不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  
 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  
 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諫而尊事之御史府之  
 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君之始貴矣易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有則政舉閣下  
 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  
 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  
 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  
 皆卓然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  
 丞虛位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御史府中  
 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定三百里以驛召  
 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

崇俊良黜逐繼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  
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  
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道進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人為某  
官時忠鯁直讜譽名藹然聳動朝野不避誅死  
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位溼私  
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  
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  
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  
不聞若不睹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直讜直積  
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意士之積  
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  
利於天下也豈有辱身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  
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  
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  
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不能容之惡直醜正  
罷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  
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

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承終譽中途  
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  
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  
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  
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  
也呵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取信於天下也  
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  
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  
吾若緩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懼也閣  
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  
甚天下幸甚

蘇洵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  
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  
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  
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

孔子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歲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子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孔道輔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緝天五嶽所以輔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所以輔道

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嶽廣非五賢之大道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有否閉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聖人之道壅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令穢祥巫祝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談詭窮聖且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為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作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迹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未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

夏歸正道雖諸子諛諛或欲攘其法裁其教秦  
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遠世矯俗能去  
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  
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公之沮韓不免潮陽  
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或議其作經或短其修史  
之竄皇甫之譜其間或議其作經或短其修史  
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  
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  
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  
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  
舜禹湯之爲君臯陶伊呂之爲臣功濟於當世  
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  
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其爲難也孔聖之  
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之益其爲難也孔聖之  
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蔽振之者無聞  
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容於帝皇幸不  
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  
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  
徒以訓傳功象設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  
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及反不及也

馬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叙先儒之特  
薦庶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幸容  
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  
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  
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薄蝕  
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職  
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  
曹而抗衡和今夫峩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  
塵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  
何乘高箱道廟闕則愕然不之顧觀遼豆什溝  
塹則愆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糜  
捐踴躅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  
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  
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  
不釋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  
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鏡  
欵孔廟者日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

繇佛利未始不肅爾過孔廟何得無狀則對曰  
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  
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飯之敬之及其出  
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  
取具汚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為聚訟之宮庭  
廡乃博塞之闕何繇興起守聞而怙之從而織  
馬以今都邑橫舍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  
類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  
從方多占寄以爲他日羅憲免責計成木鳥乎  
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  
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事至推宅  
以爲寺四月八日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  
此而孔氏有一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重輕  
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  
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  
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子曩釋齊書見臧榮  
緒以官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  
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無  
載靡有定格略

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  
特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  
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  
爲庚子以哀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一月二十二  
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  
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  
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  
在巳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  
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  
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等所  
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  
林嗣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  
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  
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

求僕爲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  
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温州之



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  
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  
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  
文昇皇考始家于抗宋德祐未職教建康當是  
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  
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  
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  
貧累眾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携諸孤  
就外氏以君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  
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  
始皆一也至其未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  
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  
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  
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  
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  
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  
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繇  
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

平陽府君光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  
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  
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  
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

### 楊真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

而請謁闕里道兩午廼命藍修官盧龍韓文獻  
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下未同德華子中  
暨攝祀事孔蒨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沖人郭敏  
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慶卿范  
陽盧武賢叔賢臺社李禎周卿江陵勾龍瀛英  
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  
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土旣別自西徂  
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廳汶上古之  
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  
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  
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  
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  
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之勝為甚詳子  
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

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悔在東北  
又不啻千里岱嶽二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  
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  
者不亦異乎已酉拉振文而東不圖五里過泗  
河地頗高微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  
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  
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  
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逐遂  
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  
右曰雩正北曰閨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  
左曰如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  
也當時天下學者多歸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  
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任遜于廟之西相與  
却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繇廟宅過廟學自毓  
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中門之北堂  
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  
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  
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  
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闡答之際  
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

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  
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  
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  
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繇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  
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  
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  
以聞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  
邪今日何日旬旬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  
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交國公曰夫士君子  
之學原于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  
者獨公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  
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目用一簞瓢而  
正終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  
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  
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告先師鄒國公曰子  
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  
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  
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  
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  
後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

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楮  
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  
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  
謂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  
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  
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  
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  
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  
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  
堯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屬  
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  
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慎諸壇南十步  
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  
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  
一株在壇之南焚檜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  
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麻徵君  
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  
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  
月建金碑一堯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  
一碑霍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

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  
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八月也  
文閣章宗時勅明昌二年八月也  
德喬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  
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  
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  
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繇龔封  
碑文又北行繇陋巷觀顏并亭亭  
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繇輦路  
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  
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詩  
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  
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  
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  
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  
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日上谷  
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  
恠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  
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善  
沒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  
講堂也林與

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其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詩得勝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繇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始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徵也福局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為之矣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二尺闊半之厚四尺員顯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闊半之厚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員顯高十有六尺厚四尺

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子意者謂大塚四餘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所不厭獸四百人三人胸臆間篆刻曰有漢樂安太守廉君豪塚者有曰府君之墓者折而北渡泇水入大明禪院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龜怒鬣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奸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廊下不為不幸矣登泇公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嘻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繇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龍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齊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

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  
自西峰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克國公大  
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大孫承直郎曲阜令襲  
封衍聖公孔搃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  
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  
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  
村是日東南行并戈山而西繇白村歷西魯原  
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  
孔氏婿也問之不知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  
牧者為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  
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峰  
迥出昔之所謂巧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  
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坎  
北者即大成殿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  
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  
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為毓聖侯殿  
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馬正北中和壑也  
廟之西南柳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  
士浮陽劉燁夾蘆辨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  
辨正之夾蘆觀在元山西誦亭之東西旋而下

傳坤靈洞石角嶽巖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周  
吉成嘗持火曳纒而入比至數丈忽隙間有光  
睹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  
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  
入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  
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  
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館已西南瀕嶂下而里  
繇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  
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  
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  
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旁有  
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繇石經坊  
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里  
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里達嶧山循山之西  
北絕澗亂石如屋旣而遇道者李志端為之  
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  
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曠時  
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  
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  
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尤號

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  
縷數哉逼夕陽下山迤邐西而進達于縣  
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  
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為歡飲竟  
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  
孫復携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于僧寺之靜室  
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謂孟氏  
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奇  
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  
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一是臺與泮宮臺並  
臺也北涉沂水繇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  
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顧思  
輦風慶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  
不敢飲丁巳將訪嬰相圃會公叔遣其子治  
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  
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  
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素  
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  
平懷夢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諸祖肅於  
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

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  
州西鳴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  
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  
足也况以鄴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  
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  
遇伯達既繪為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  
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與

明記

世宗皇帝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  
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聰再疏請正其  
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  
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為言之孔  
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  
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  
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  
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為大成夫孔子之

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為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

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

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魯曾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食於下乎此所謂

名不正者焉皆露綱領一系而百目因之以瞶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御製正祀典申說**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一

變豈可待之三年大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得辯也昨所命

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

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

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為林甫之為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

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

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  
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繇是夷君武宗假  
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  
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  
薦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  
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  
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  
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  
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  
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  
又僭禮之甚也决所當正

### 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

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  
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  
也古者將祭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戶出入主人降  
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戶出入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香祝  
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

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  
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戶升筵主人西面立  
戶內拜妥尸戶酌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  
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  
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  
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  
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  
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  
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像設  
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  
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  
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  
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兩蕭合羶  
藪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藪代之庸非簡乎  
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  
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  
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



之庸非賣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馨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  
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  
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  
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  
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  
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  
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  
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  
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  
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  
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  
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  
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  
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  
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  
上顏路魯點孔鯉父也列祀無間張載則二程

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  
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柔為贊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  
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  
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  
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  
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  
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  
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  
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  
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  
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  
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  
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略耳若夫廟制  
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  
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  
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  
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  
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  
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官師式也當

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則兼祖述  
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  
統益尊三皇不泯於鑿師太公不辱於  
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  
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  
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  
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奚爲而不可也

### 楊榮撰崇恩堂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蓋一時之盛耳

孔子以六

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  
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繇是歷代以來隆  
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  
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以與  
爲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  
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  
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  
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請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

勞賜予

情文兩致禮多儀且公著爲令彥縉躬  
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  
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  
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  
今承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  
之而况其子孫乎况帝王於先師之  
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  
孔氏子孫請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  
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  
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  
異精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子故樂爲書之  
諸作之後以系乎

### 王鏊撰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

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  
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  
孔子傷

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  
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  
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  
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麟至余  
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  
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  
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為  
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書災不書瑞  
麟者為以是  
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  
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鵠  
鶴來巢多麋有域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  
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非所至  
而至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  
而至也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  
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  
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許彬撰子思書院記

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  
遺址僅存元貞初邑大夫司居傲徙置于孟子  
暴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隣至正中邑尹鄧彥  
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寶又徙  
置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寢  
用圯壞令邑者得滑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  
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  
構村甃工經營弗懈未斷而已不加雕墻坊而  
已不加飾城階以石纂窓以紙衣冠像設儼然  
授受之容其所以啟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  
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  
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嘗  
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龔封衍  
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  
代孫三氏學錄克晏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為職  
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余惟宗儒重道與  
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追於簿書  
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

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 吳達可增置學田記

歲庚子仲春余以督饒之命

員叢衆所稱學行夙優上也詠督學使者遴選上之監司監司上之銓部以聞於朝而後命之期月政成族和民阜彬彬盛矣余方慶聖裔有人登之剝章而又憫聖人之後類多貧乏不給者邑令雖切周急之義如力所不逮何余報命之日急查郡邑贖錢除奏進外發充府存餘百金於阜邑置買學田若干畝以贍貧族仍檄行該邑命擇二生掌其事歲司出納之數俾無侵欵邑令仍捐俸充廣之而屬言於余余惟先師訓矩萬古常存尊聖道以澤聖裔考闕志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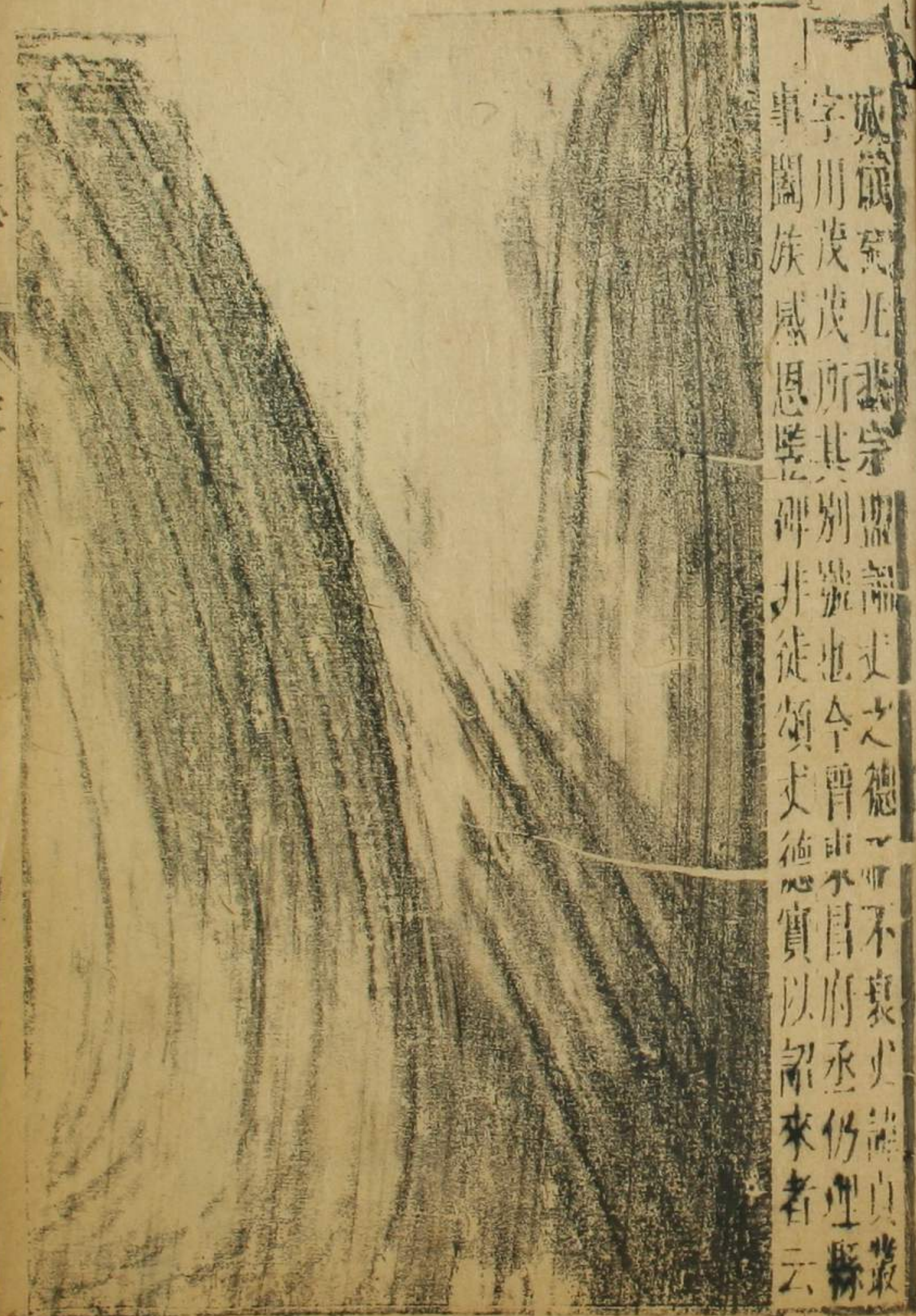
北魏而下代不乏人奚俟余之表章哉秉彜外德觸發典思慕聖人而不及見人聖里崗聖墓量力繼資以賑聖族之困乏念固初不可禦耳藉令觀風斯上者同有是心孔氏後裔庶免饑寒之累乎此固余增置學田意也雖然無恒產有恒心惟上能之爾諸生既幸爲聖人之後耳聞日視夫非聖人遺訓與際茲良觀而不以豪傑自命者非夫也挺立志趣不逐逐於凡庸精請問學不屑屑于膚近今日發之爲應舉制義他日見之爲經濟謨猷令寓內翁然稱之曰聖裔得賢嗣孫哉此余與諸子相期至意又不在區區田畝粟間也敬因阜令之請而書之勒石以識歲月云

### 孔胤椿撰優免孔氏千百保長記

曲邑者聖祖之梓里

也二三子姓共此土也久矣世業儒戶絃誦人則衣冠文物者也賢達樂詩書愚蒙亦樂犁鋤耕讀之外別所事者無之故累代迄今蠲租有詔復家有詔人咸熙熙遊春臺上顧存恤之令

王朝而孰推行是翳惟長民者是賴自視邑者弁  
 髦典章以致吾族無從差之名有從差之實如  
 千百保長尤為難堪有水源木本之思者獨不  
 動心乎惟我郡丞宗文加意愛養計民間宿弊  
 而一新之以利無遺興害無遺除口碑載道籍  
 籍況吾族者襲衣冠之素恩禮之隆便其苦于  
 堡伍非制也丈心計之曰上有令而吾不舉  
 則負吾君家有恩而人不沐則負吾  
 聖祖負吾族乃慨然下令恤焉嗚呼曠典之湮沒  
 累世而舉之一旦撥雲覩日人心之踴躍自信  
 執經者有俎豆之思扶犁者無堡伍之擾矣說  
 者曰公私其族乎然自貞觀開元之後定鼎者  
 非一姓嗣服者非一人何歷代之因革有異同  
 而聖聖之優恤若合符也王者亦有私耶語云  
 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此舉也沛澤于久湮之  
 餘舊典不墜是列聖有丈而盛美著也謂丈繼  
 往聖之心也可當人心否塞之極而去蔽扶墜  
 則開者不復塞謂丈照永世之利也可錄是家  
 絃戶誦人多學道君子而衣冠文物想見漢家



滅儀至凡悲宗盟誦丈之德而不衰丈之德  
 字川茂茂所其別號也今曹東小昌府丞仍理縣  
 事闔族感恩豎碑非徒頌丈德實以詔來者云



